

殷太師忠烈錄



殷太師忠烈錄序



太師比干錄者錄比干廟諸詩文也比干廟在衛輝汲縣余往薄遊時嘗兩涉其土憑高四顧平楚蒼茫慨然有懷古之想焉迄今蓋二十餘年矣而衛輝守屯留暴君適以此錄見示暴君守衛輝刑清賦平時和歲稔百姓相與愛戴歸往知彼郡之有良吏其政幾成矣而其爲此書歷覽典籍

搜剔碑板古今人詠歌詞賦與其所以稱
引三仁者咸集焉不又博且勤哉夫政之
道尚乎風也忠節骨鯁之氣命於天而具
於人心猶水之行地中不激則不見不振
則不勇故古之善爲政者不沾沾于刑律
鉤攝之末簿書期會之煩而於道德典禮
所繫如興起學宮表嘉忠善之意恒首事
究心焉故士守死善道而民知方政以報

成而後世屹不可及茲政尚風化之效也
暴君其達於治體哉蓋不徒爲撮輯逸文
已也書凡二卷本天順間學官曹安所編
郡曾鋟板歲久磨漫而今則重有增損者
也

萬曆四年丙子七月二十日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貴州提刑按察
司提學副使前翰林院

國史檢討順陽李棻撰

殷太師忠烈錄序

衛輝郡城之西北十五里蓋有殷太師比干之墓祠云夫太師以忠諫罹紂之剖害烈矣粵自武王表封孔子稱仁以來過者罔不遭迴咨嗟悲悼隕涕洟弗能去即言之未有不慄然慘且瘁憾憾然額爲之感者也是以歷代封號褒謚祠祀弔謁騷賦歌詠經史論述碑記頌贊諸所鴻篇短譔

輝映殿廡迨我

皇明尤崇祀典名筆鉅擘日以滋盛天順
間華亭曹安分教衛庠嘗裒集爲殷太師
此千錄并附微篋旁證入梓日久板多殘
缺余守郡之初首詣肅謁訪獲原本讀之
深嘉其能闡揚太師靖獻忠烈丕懿於二
千餘載之上使天下後世之人雖不必盡
躬造墓祠咸得有所攷覽而感動其捐軀

匡辟之心興起其犯顏敢諫之志實有裨
風教甚厚但其間採摭尚佚編次抄倫名
例欠確所宜增定及嗣後諸作亦不可不
續爲收錄用是輒於公暇博搜羣書勾輯
新得通曹前錄稽粹爲一彙增類分遺者
補之繁者節之譌者正之紊者敘之雅則
者存之淺俚者刪之或意雋而辭弗工或
格劣而語可取或人品素高篇章非其所

長或釋侶闔宦遊訪行悼克知慕嚮者亦漫爲別錄不盡棄也其微箕附錄并加增定與旁證載諸末簡示不混於正錄以便觀者又不欲直斥先賢之名因取唐所封謚易其題曰殷太師忠烈錄共十卷刻諸郡齋之菴猗亭 萬曆丁丑季春旣望
賜進士第前河南道監察御史侍 經筵
殿中上黨暴孟竒謹撰

太師比干錄序

人君之暴莫甚於拒諫而戮士人臣之忠莫難於身死而事白蓋紂之爲淫泆沈酗旣錯天命而其貴戚之臣則各謀自獻於先王若微子去非愬旤以存宗祀也箕子存非苟留乃不顧行遜而甘爲奴也比干死非沽名冀身死而紂或悟也紂悟則宗社其存乎不存則雖生奚爲乎此比干乃獨獻以死而不同於其去與留者蓋

各得乎此心之安而無負於先王無媿於天下
後世矣武王所以首封其墓孔子所以並稱其
仁也夫古昔盛時君臣各盡其道以成其治至
紂始君道絕矣比干以諸父而居少師之位義
無可絕之理然其心亦豈不知紂不可以諫乎
發乎愛君之誠而不顧其旤之憊爾苟非其位
而好盡言以取殺此洩治國武子所以不貴於
春秋比干其仁之至乎以至仁而遇至不仁其

何能濟之有夫比干死矣其墓在汲郡今衛輝
府也去城西北十有五里自周封後孔子銅盤
有銘元魏始祭其墓李唐贈太師謚忠烈暨宋
元葺祠致祭不廢我

皇明申命有司時嚴祀事俾太師忠烈耿耿如
生直與天地同久而不磨其所以勵臣節而敦
世教也大矣屬者衛庠司訓曹君安華亭人也
嘗曰幼讀論語知比干三仁之一長讀武成篇

知武王封比干墓而莫睹其處矧今職教而親
拜祠下哉廼取經書子史諸儒語及比干忠諫
事與夫古碑文得其殘斷於砧礎之餘加以搜
訪古今題詠之作輯成一編而名之曰太師比
干錄以傳於世於戲曹君其殆篤於好仁者哉
余故重其請而不揣蕪陋僭以所聞序諸首
天順六年壬午夏四月既望 賜進士翰林侍
讀學士奉直大夫直文華殿雲間錢溥書

太師比干錄序

殷太師比干以直言諫紂剖心而死殷亦隨之
以亡千載而下仰之猶有生氣墓在衛輝汲縣
西北十五里武王下車封之而歷代褒封建祠
嚴祀其碑碣記文甚夥歲年久遠數罹毀裂過
者不能覩其全文撫摩石刻屢爲興歎華亭曹
君安好古勵行之士適貳教衛庠拜瞻祠墓慨
然有志彰明前代之盛事爰採經史子傳諸書

凡有涉于此干及引喻關乎風教者率錄之併入歷代弔封碑記諸文舛者正之疑者闕之又繼以古今題詠類萃成帙因唐贈太師遂名曰太師比干錄及附錄微箕之事以見吾夫子稱三仁之意其用心亦勤矣翰林侍讀學士錢先生嘗爲序其首簡予適有事于衛而汲之知縣盧君信特出是錄且言欲捐已俸而壽諸梓丐一言爲序夫太師之忠烈具在簡冊昭著天下

後世似不假於輯錄亦不待於今刻梓以傳也雖然簡冊散漫而碑碣殘毀曹君能採摭攷定以合于一而盧君又能刊布以廣其傳使後之人一舉目而盡見太師之忠烈則貞亮之士必思感激自効而阿順取容者必知有所愧而不敢爲况其附錄又能備二賢之事以成三仁之盛美是皆可嘉也然則是舉於綱常之大不無少助而於士風亦有所勵故用是書之

天順六年歲次壬午四月下澣嘉議大夫工部
右侍郎濡須薛遠序

太師比干錄序

人臣之事君有諫不行而去之者有諫不行而
卒以死諫者有辨焉異姓之臣諫不行而去則
失明哲保身之道非智也貴戚之臣諫不行而
不以死諫則失與國存亡之義非仁也殷太師
比干得之矣方紂之失御也商以暴而日削周
以仁而日興仁與暴勢不並立故一時同體之
臣或去國以存祀或辱身以爲奴或抵自靖而

已矣波頽瀾倒之中有太師者存手嬰龍麟足
踐虎尾挺孤節以抗忠蹈白刃而不悔初豈欲
徒死以累其上哉盡吾心致吾身以冀萬一之
開悟云爾夫以祖伊之切諫而不見殺不可謂
因其迹而動其衷乃採經史百家所以表暴乎
忠義之說與古今墨客之題品萃爲一帙題曰
太師比干錄學士錢公少司空薛公旣各序其
端而鉸諸梓矣予竊究心中忠義適以按節於衛

間得一覩是編容已於言乎夫節義天下之大
閑也事君不主乎此則爲勢利所移立言不關
乎此則爲名教所棄彼張巡一烈士耳在睢有
紀實之編岳飛一名將耳在杭有褒忠之錄太
師何人而可無述作以宣其美耶雖其源濬於
書流導於魯論而波揚於百家之編然而散渙
不一卒難遍考所以合衆途於一軌使人一覽
而太師之心事瞭然於方寸間者此編是已有

志乎忠義者尚於是考乎予嘉曹司訓之知本也復序以貽之

天順癸未秋九月望日

賜進士第文林郎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華容董廷珪序

太師比干錄凡例

一編名太師比干錄者以爲若獨稱比干則叱其名稱殷少師則後又贈太師則太師非殷官故以此名之如文宣王不言周之意

一凡經書子史性理諸書古詩文并諸儒之說或總論三仁或正言比干或旁及與其他論忠義之相類者或止撫要語及比干者今悉采取以資觀覽其別藉所載與此大同小異者不復重出

一引用諸儒之說不拘世代但以釋經先後爲序

一歷代碑文殘堙者多見在者亦多重鐫其間訛漏者今以可考者正之不可考及剝落不明者闕之以俟

一古今人詩有親詣題弔者有寄題者不拘體制亦不拘其人之隱顯惟以所見與其所題先後編次餘俟博雅君子續之

一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稱殷有三仁儒亦多並論今汲郡舊亦有箕子廟故因取經書所載微箕事附見以備參考

一錄中所取諸家之說其語意有不緊要處茲不

全錄

新定凡例

一墓祠圖孔子書墓碑銅盤一舊列序前今改列

序後不惟便於攷覽亦編集書體之宜然

一是錄專為殷太師作舊尚書微子篇止錄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句今全錄之庶觀者得以攷見忠烈顛末

一首錄尚書禮記太師事後即繼以孔子三仁之言所以著本始而標聖斷也

一舊書多於類書中採取如楚辭文選綱目通鑑

小學性理文章正宗五倫書等即題稱楚辭文
選云云而不推其所本出群籍書名今悉正之
曰某書某書使觀者得諳出處之自焉

一先儒於經書註疏史傳評騭之言凡屬太師即
附各篇之下使相類從以便觀覽

一舊錄太泛如朱子反離騷條註全無一字及太
師之名之類及補錄莊子譏其適人之適而不
自適其適之言今皆刪去

一本事先尚書論語次史紀本紀世家及元魏唐
宋以來弔祭封謚詔制建修碑碣諸史子集之

文專屬太師事者皆類錄之

一議論取經傳騷賦詩文中凡援引太師事與一
切泛論人物有涉太師者舊皆漫錄今特擇出
叙以世代總曰議論

一題名謁禱祭石刻雖存止計歲月姓名較諸記
銘頌贊不同舊一槩混錄今俱類出標以題名
別之使不相混淆

一徵箕二附錄不過數條而已舊雜太師錄中今
亦各為增定移寘錄後以相別焉

一旁證仍舊載諸簡末用存曹氏輯錄雅意

凡例終

殷太師忠烈錄目錄

卷一

本事

墓祠圖

孔子書比干墓字

附府志

孔子書銅盤銘

附曹安識

書經八全商書微子篇

附朱子語錄

張延平

廷生張氏
勿新熊氏

新安陳氏
金氏燦

周書五誓篇

附武夷

武成篇

附書大傳

樂記篇

大戴禮

論語微子篇

附朱子厚齋馮氏

雙峯饒氏
東吳張洪

周本紀

增附何晏
夏侯玄

史記宋世家

史記殷本紀

括地志

合併綱鑑

漢書古今年表

諸史會編

增附金
氏爍

北史魏書

潛夫論王符

唐書劉蕡傳

金鏡唐太宗

唐書吳兢列傳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

故槐里公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晉紀安帝

卷二

本事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封比干墓贈太師謚忠

烈公詔

墓碑

太宗皇帝重修廟制文碑

大元勅修廟碑銘并序

殷太師比干墓大字碑

邢表立碑告文

重塑像立碑告文

雙忠祠碑

卷三

本事

碑陰記三條

吳處厚路韓冲

陶師淵

重修廟記

墓孔子銅盤銘記

重建外門記

重繪祠像記

大元增置祭田記

重修廟記

重建廟記

重修祠墓碑記

重修廟記

卷四

議論

周易傳義大全

附朱子

書傳大全

洪範附王氏

詩傳大全

附豐城朱氏

春秋大全

附茅堂胡氏張氏

禮記大全

附陳氏禮樂記

表記

附呂氏

論語大全

附雙峰饒氏程子

雲峰胡氏南軒張氏

朱子饒氏

孔子家語

五倫書

孟子大全

附朱子替室陳氏

屈原楚辭天問

附朱子

屈原九章涉江

賈誼惜誓

附朱子

荀子

荀子成相

荀子危詩

戰國策蔡澤說應侯辭位

賈山至言

史記鄒陽獄中上梁王

漢書孝武帝記

附管見

漢紀魏相對孝昭帝策

伍被諫淮南王 壺關三老救太子

中山靖王傳 東方朔傳

揚雄反離騷 附朱子 丹陽洪興祖 朱子

揚雄解朝 揚雄大理箴

古今人表 漢光武封卓茂詔

范曄東漢書 劉向說苑

馬端臨文獻通考

陶宗儀諸史會要載得銅盤銘事略

衛輝路總管陳祐去思碑

元加封號 文選晉嵇康琴賦

晉書齊王冏奏錄張華

符堅傳 附尹氏起莘 慕容德傳

劉義慶世說新語 綱目南史 附尹氏

南史陳紀長城公 附致堂管見

北史齊天保七年大治官室

周靜帝闡大元年作刑經聖制

唐書以魏徵守秘書監叅預朝政 附致堂胡氏

貞觀十三年詔停襲刺史

中宗二年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唐書婁師德 附致堂管見

李太白古風

附春陵揚齊賢
上虞劉履

章貢蕭士贊

孫樵魏文貞笏銘

陸贄奉天論事狀

柳宗元弔婁弘文

胡曾詠史鉅橋詩

范仲淹狄梁公碑銘

范仲淹近名論

蘇洵諫論

邵康節皇極經世觀物內篇

性理大全

史學篇

歷代篇

大略篇

堯問篇

傅與礪淇州詩

朱子經濟文衡論孟子商有三仁

田錫斷論

陸九淵心念邪正論

王介甫與林叔虎書

楊萬里文臚論比干茅焦

張子韶性命篇

真西山讀書記言仁篇

王安石讀江南錄

呂東萊春秋左傳博議

周公王孫蘇訟

秦少游書王蠋事後

陳黯答問諫者

張來治術論

宋文鑑大孤山

宗時比干臺歌

山堂考索

陳耆卿植松頌

舒元與事文類聚養狸述

張憲代魏徵田舍翁詞

歐陽起鳴論範論良臣忠臣何如

張廷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劉基述志賦
弔秦不花元帥賦

宋訥送韓良謙序

義烏王紳擬虞放陳翼追訟楊震書

劉元城用人篇

鮮縉大明和獻王神道碑

薛瑄衛城咏古
魏徵諫太宗任賢

陳芳荀氏有三仁
王惲玉堂嘉話

王元章古詩歎
嚴羽雷斧歌

吳駟忠烈侯廟碑
張定甫管仲如其仁論

林駟源流至論

李應陽辯洪邁鳳翔比干墓中銅盤白玉事

卷五

本事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祭文

元魏孝文帝弔殷比干文

元勅修墓祭
祭文

大明祭典
欽降春秋祭文

行人張應福祭文 地畝祭物志

題名

卷六

贊

空同李夢陽比干贊

辭

空同李夢陽弔辭 莆田周進隆弔辭

賦

長垣王璽弔賦

詩

四言古體一首 五言古體十八首

七言古體二首 五言律詩十一首

卷七

詩

七言律詩五十四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二十首

卷八

微子附錄

書傳大全商書微子篇 附武夷蔡氏 王氏炎 陳氏經

周書微子之命篇 詩傳周頌有客篇 附朱子曰

春秋集傳 附胡氏

宋微子世家 附索隱 林氏曰

索隱宋微子世家述贊

周易傳義大全明夷卦 附建安丘氏

春秋大全 附廬陵李氏 晉書

陳子昂唐音感遇詩

駱賓王為李敬業討武曩檄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

韓文公伯夷頌 宋文鑑微子鮮于侁

黃廷堅過百里奚塚

朱子語錄君道 蘇子由文

策問 呂東萊春秋左傳 附孔安國 唐乳氏

氏族大全 資治通鑑綱目

鍾士季檄蜀文 盧照隣悲才難

韓愈題李生壁 五倫書

文獻通考封建考 宋紀資治通鑑續編

王介甫推命對 陸九淵與周元忠書

蘇轍題徐孺子亭 胡致堂讀史管見

蘇伯衡空同子瞽說

謝枋得上劉丞相書

許謙上劉約齋書

楊漢卿潞城縣重修微子廟記 元令

大明一統志

李夢陽微子贊 薛應旂四書人物考

廣州教授王翰謁三仁祠詩

別錄詩備覽

五言律 一首 七言律 三十六首

五言絕句 一首 七言絕句 十一首

卷九

箕子附錄

周易傳義大全明夷卦 附程伊川 王氏湘 雲峰胡氏 朱子語

周書洪範篇 書傳大全商書 附蔡氏

論語大全 附厚齋馮氏 戰國策

史記麥秀歌 附劉履補註 附臨川吳氏

史記宋世家 朱子小學稽古內篇同

太史公敘范睢說秦王

楊子法言 劉向說苑

前漢劉向傳 前漢志

白虎通 東漢書列傳

梅福論王氏書 古樂府箕子操

隋書 柳宗元箕子碑文

呂公著上哲宗去奢疏

蘇洵洪範論

曾子固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黃氏日抄

中庸或問註

讀史管見

宋史筆斷

熊去非五賢祠記後語

馬端臨文獻通考封建考自序

文類鄧文原帝禹廟碑

三塲文選

劉基覆瓿集擬連珠

李夢陽空同集贊

王十朋詠史詩

陳旅送桃温萬戶府學正胡允中詩

王惲箕子廟詩

蘇平箕子廟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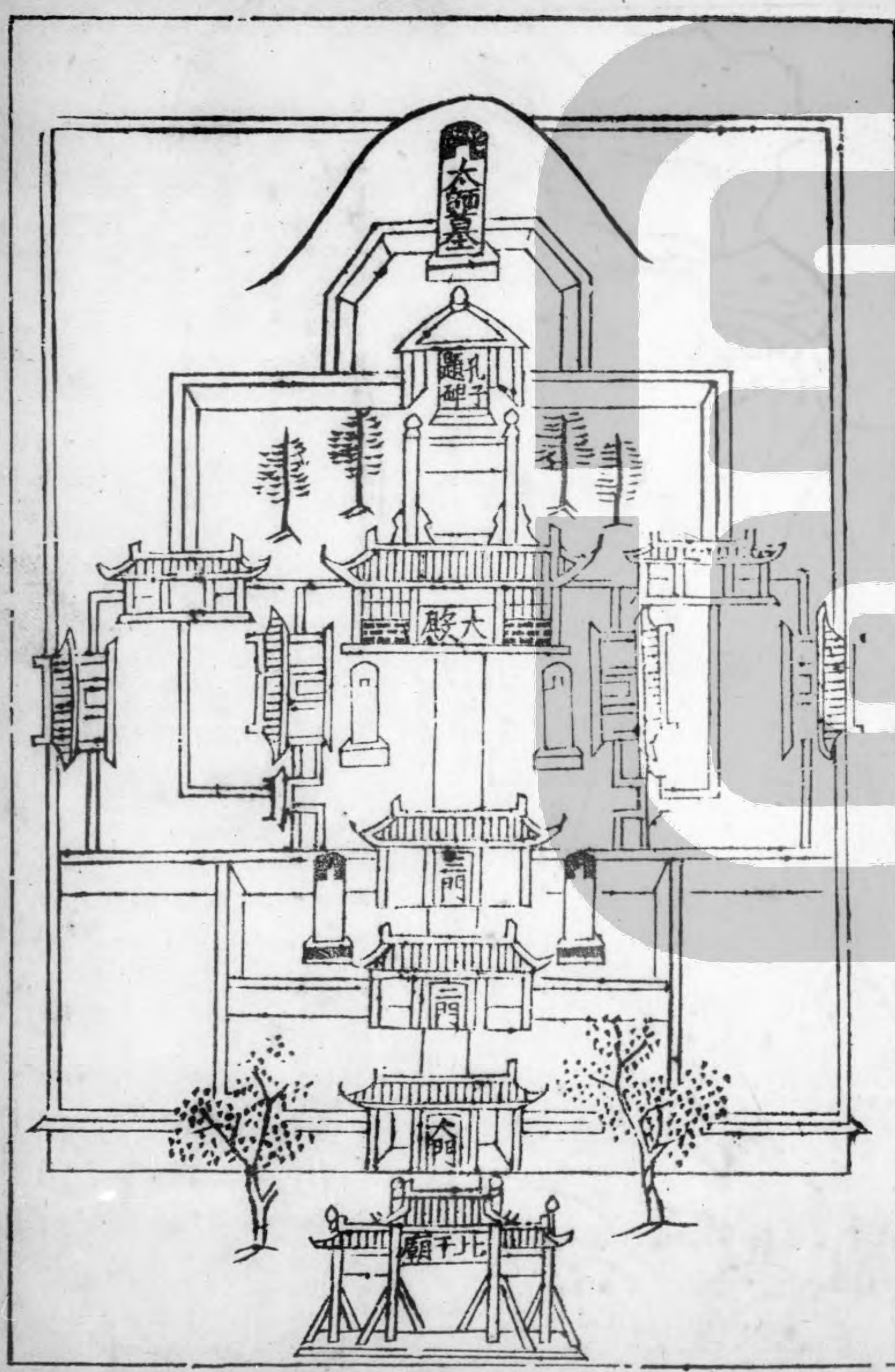
莊子

太史公敘范睢見秦王

卷十

旁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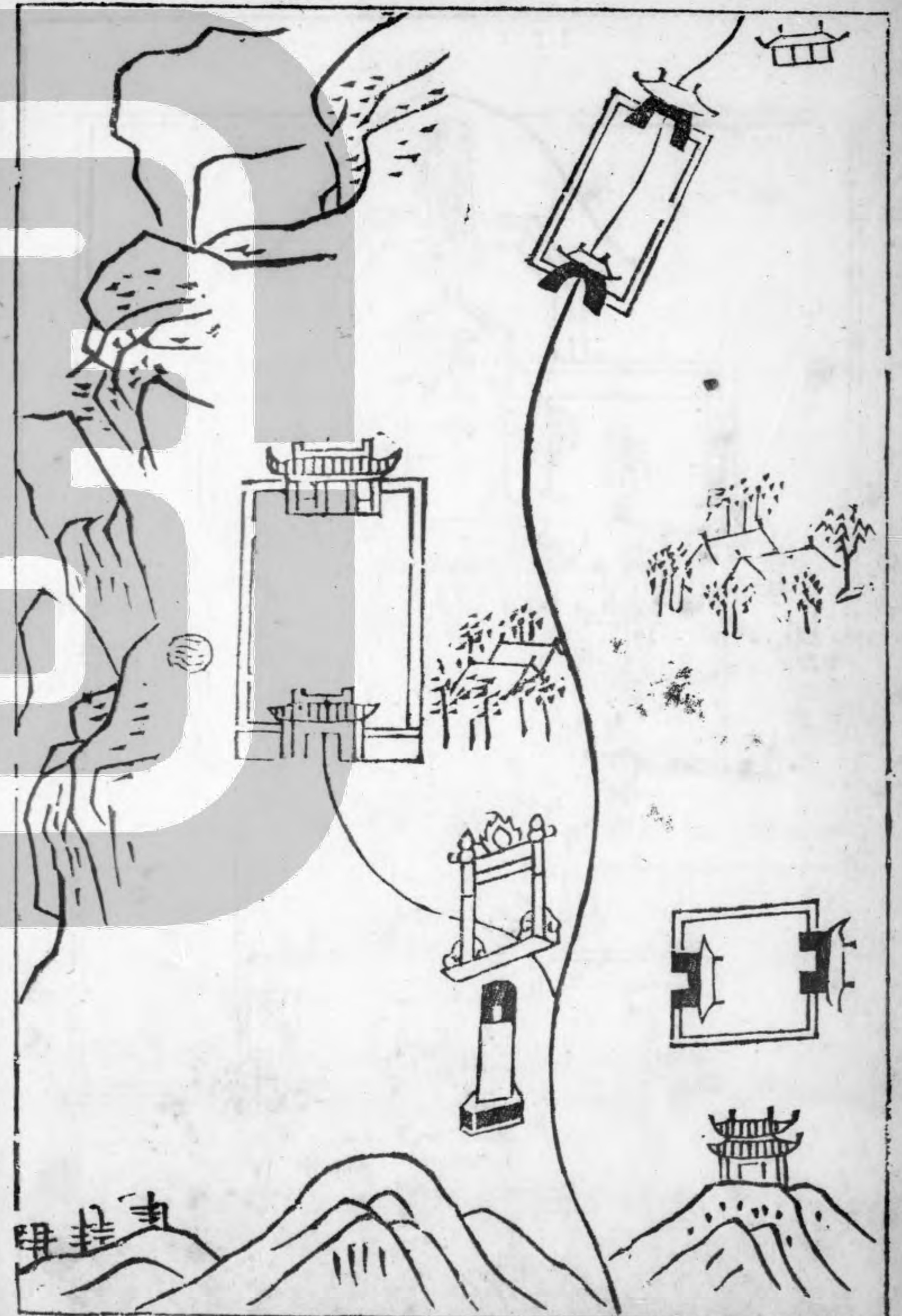
目錄終



于墓

殷比

按衛輝舊志云殷少師
比于墓在汲縣西北一
十五里墓前有殷比于
墓四字碑年深石斷字
畫不全世傳以為孔子
所書今此碑見存竊觀
其體勢與周穆王時書
吉日癸巳石刻相類其
為古筆無疑謹用摹錄
以暴于世云



古錄銅盤銘

左

林

右

泉

後

岡

前

道

後

岡

前

道

萬

世

之

盜

茲

焉

是

寶

茲

焉

是

寶

汝帖銅盤銘

釋同前

左

林

右

泉

後

岡

前

道

萬

世

之

盜

茲

焉

是

寶

先聖孔子書銅盤銘唐開元中為耕者所得至元延祐戊午學正王悅臨摹汝帖勒石今考甯堂集古錄與汝帖迥異證以三代款識秦漢碑刻則甯堂尚似而舊體亦未可必也惜左右字訛謹按地形改正併摹二篆以獻博古君子路傍有殷太師比干墓碑不知豎于何時歲久將仆亦命直之俾往來者得知所處閱通志茲墓乃載于偃師縣移文覈焉止云因耕者得銘而竟亡其墓所憶銘一也何兩地而俱得與此有廟墓而志不載彼無實而虛載焉書之不可盡信如此夫萬曆六年秋杪吉玉溪暴孟竒識

汝帖銅盤銘



殷太師比干墓銅盤銘辯

書曰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若銅盤銘則傳自汝刻
又矣元延祐間衛輝路學正王公悅曾臨墓石上推
官張淑記之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
靈於焉是寶此墓傍之舊刻也按一統志云墓在衛
城北十五里即武王所封有石題曰殷太師比干之
墓後魏孝文帝南巡親幸弔祭刻文墓上又云一在
偃師唐開元中縣人耕地得銅盤篆文奇古云左林
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則是墓有二而
文不同然亦未嘗無辨也大抵衛爲殷墟本商王所

都比干葬此地里不遠無論漢魏以來歷代追崇而
夫子亦嘗表而識之曰殷比干墓今石刻尚存則此
墓爲無疑矣而况開元之前偃師未聞有比干之墓
耶設若有墓則魏孝文之祭弔何于此而不于彼夫
執銅盤以立疑似之墓豈若求古來之墓爲真耶即
中州通志亦云偃師之墓因銅盤以立信然哉今觀
斯墓前有土岡右有泉源則延祐石刻之釋文地形
得之特字畫與汝刻稍異而剝落失真斷碣已卧荒
草間矣若藏茲二字據字形當從志釋此不必強爲
之說今並載之而重摹石上適備葺工畢而廟貌幸

新蓋興工役以妥忠靈而歲當大祲因以全活饑衆孰非殷太師之餘澤也俯仰古今有感斯文書之以識歲月云昔萬曆十五年歲在丁亥夏五月穀旦衛輝府知府周思宸撰并摹石

殷大師忠烈錄卷一

華亭曹安以寧編集

上黨暴孟竒純甫重編

廣陵李應陽稚玄校訂

本事

書經大全商書微子篇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

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
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濟若之何其父師若曰
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乃罔畏畏弗
其考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
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讐斂召敵讐不怠罪
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
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
我乃顛濟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增

朱子語錄問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
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蓋嘗因是妄謂微子

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于
箕子比干箕子言而比干無以言者孔氏所謂心
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以諫死而箕子不死
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沾名哉所以諫者庶幾
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
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
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
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
故遂佯狂爲奴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
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使紂

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于箕子爲微子之計其意豈不以謂吾三人者皆宗國之臣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况汝爲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于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歎朱子曰此說得之

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理推之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于爲奴也事勢旣爾微子自是亦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此禮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矣

張氏廷堅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于天下國家而不在于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引身以去者非忘君也故微子盡奉先之孝比干盡事君之節微子全愛君之仁微子自獻以其孝箕子比干自獻以其忠然書微子箕子之言而比干不與焉蓋人臣之義莫易明于死節莫難明于

去國而屈辱用晦者尤所難辨比干以死自誓無足爲疑而箕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也

張氏曰三仁之志各有所在微子自謀在宗祀以獻于先王箕子自謀佯狂俟紂改過以獻于先王比干自謀死諫以獻于先王後世以死生爲重古人以義理爲重後世志慮淺狹故見死爲高節古人智慮廣大故以死爲常事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高下義之所在三人各安之矣

新安陳氏曰我以不去爲義之所安微子則以去爲義之所安也反之先王而果安則獻之先王而無愧對越先王之心不外乎吾心而已若比干則死其心之所安歟箕子又謂若我則留而不去不復顧慮行遜矣

勿軒熊氏曰天下治亂係風俗風俗之媿惡係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爲最媿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寧遜寧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扣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遜我罔爲臣僕者去而避紂

曷嘗有去商即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
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後來
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
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

金氏爌云自靖謂各行其地之所當而即其心之
安也孔子所謂三仁是也人各行其義理所安而
無愧于神明足矣王子有可去之義不可使紂有
殺兄之惡而元子在外萬一有維保宗社之計若
我則無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遯是將以死諫
也詳此辭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

子獨不殺耳說者遂謂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
者去就之意明而死節之義易見也殊不知箕子
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言亦以箕子意同不復有
思辭耳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
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傳曰微子見紂無道去之
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
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于
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
之德也楊氏曰三人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增
周書泰誓篇

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

武夷蔡氏曰浮過剥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

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武成篇

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封比干墓表商容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項官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

于仁人也死者封其墓况于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表其閭况于在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散之况于復藉乎王之于色也在者歸其父母况于復徵乎

樂記篇

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大戴禮

紂以文王十二年殺比干十三年為武王滅

論語微子篇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朱子曰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于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又曰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决知紂之不可諫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故遂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己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見微子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

辱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此言先後不同者史所書者事之實此以事之難易爲先後矣

雙峯饒氏曰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微子已有去志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囚奴之而已及比干繼之則忿嫉已甚故竟殺之且三人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愛君憂國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拂乎愛之理

厚齋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爲國大臣又有親屬眷愛存焉使爲大臣而已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

其親屬之愛宗祀存亡實同休戚故或死或去或囚而不辭是以謂之仁

東吳張洪曰微子之去箕子之狂皆有以自靖自獻于先王矣若夫比干之無言則豈無自處之道意若曰微子者君之兄箕子者君之父師義不當辱已則貳于師者若不盡言則無以啓君之蔽且以一身之死有足以感動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故極言以諫紂紂殺而刳視其心則比干亦以自靖自獻于先王矣夫子謂之三仁則不齊其事而齊其心也

周本紀

周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蘇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以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增

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

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其歸一揆也

史記宋世家

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
淫亂于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
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
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
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披
髮佯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
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知以死爭則百姓
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
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
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

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
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
復其位如故

史記殷本紀

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
重王子比干諫弗聽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
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
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
觀其心

括地志

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箕子乃嘆曰王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諸遂殺比干剝視其心也

合併綱鑑

西伯既嗣位諸侯叛殷歸周者八百紂愈淫亂不止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爭紂怒而殺之菹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

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剝視其心

漢書古今年表

堯舜禹稷尚與之爲善則行鮪謹堯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堅貂

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

諸史會編

戊寅三十有二祀微子諫不聽去之箕子諫被囚因佯狂爲奴比干固爭死之

金氏爇曰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于警紂初不及于咎周微箕諸公在于歎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于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

論勢武王豈有一毫私意私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其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代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實王家備三恪何

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甚乎故王氏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焉武王爲生民請命箕子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旣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與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殷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於荒野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獲也迨武庚就誅始求微

子代殷微子於義不可辭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于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耳因爲奴如漢法髡釧爲城旦春論爲神薪是也說者又爲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箕子豈知他日之訪已而不死以傳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不可以不辨

北史魏書

太和十八年魏主南巡祭比干墓

潛夫論王符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長論而時所共知者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若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

唐書劉蕡傳

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臣幸得同四子遊于地下固臣之願也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

金鏡唐太宗

有明主有暗主高祖攝衣於麗生比干剖心於商紂殷湯則留情于伊尹龍逢則被戮于夏桀楚莊暇隙而懷愛武侯罷朝而含喜暗主護短而永愚明主思短而長善

唐書吳兢列傳

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于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于周此其驗也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

晉愍帝建興元年漢立其貴嬪劉娥爲后

漢主聰爲劉后起鸚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命左右曳出斬之時聰在逍遙園李堂中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旣而釋之

成帝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廷辱師傅罪死不赦

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囚而輯之以旌直臣

晉紀安帝

西涼主呂隆降秦初郭騰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祥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還乃王尚代之騰後亦降秦以爲滅秦者晉遂來奔秦秦人追殺之

夫決性命以饗富貴寧犯理違義苟賤亡恥耳或可官爵之不必固也如此則聖人垂戒使無危溢

之行以長守富貴者何說也曰言各有當也四岳
九官十二牧能夙夜在公靖共爾位終身不徙可
也湯文為諸侯而見囚辱亦可謂危溢致之乎龍
逢箕子比干又可以長守貴富為心乎下而言之
官守不得其職言責不得其言立乎人之本朝而
道不行乃曰長守富貴孔子之教也吾不可以輕
去是則穿窬而已矣婁師德長者人也雖以貶削
為驚尋亦安之猶賢乎眷眷於墜甕者而史謂其
不復介意則非也儻來之物寧容介意介而不舍
又將如何

忠烈錄卷一終

殷太師忠烈錄卷二

華亭曹安以寧編集

上黨暴孟竒純甫重編

廣陵李應陽稚玄校訂

本事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封比干墓贈太師謚忠烈

公詔

門下皆疑作望諸列國之相漢主尚求其後夷吾霸
者之臣魏君猶禮其墓况乎正直之道邁青松而孤
絕忠勇之操掩白玉而振彩者哉殷故太師比干貞

一表德隣幾成性以明允之量屬無妄之辰玉馬遽
馳愍其邦之珍悴寶衣將燎惜其君之覆亡見義不
回懷忠蹈節讜言纔發輕其百齡之命淫刑旣逞碎
其七尺之軀雖後周王封墓莫救焚圖之禍孔聖稱
仁寧追剖心之痛固以寃深終古悼結彼蒼朕觀風
趙魏問罪遼碣經途秀秀之墟緬懷梓林之地駐蹕
而瞻荒隴願以爲臣撫躬而想幽泉思聞其諫乃褒
忠之義久闕於往冊易名之典無聞于後代宜錫寵
命以展宿心可追贈太師謚曰忠烈公仍遣三品持
節祭告四品爲副協司封崇其墓修葺祠堂州縣春
秋二時祀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以供祭饗及洒掃主
者施行

墓碑

唐李翰撰或作李白非

太宗文皇帝旣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
征島夷師次商墟乃下詔追贈少師比干爲太師謚
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
守塚五家以少牢時饗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
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于四
海德悖于三王肆厥淫虐下罔取諫于是微子去之
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

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
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
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
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泉商三之命
將絕於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商亡是痛
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與運周
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總一心之
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盟
孟津公存而商存公喪而商喪興亡所係豈不重歟
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

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沒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
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睿者思忠者
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
旨嘗敢頌之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也存其名存其
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
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晏安之人將寘
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塗而同歸異行而齊
致俾後之人優游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
將建皇極敘彞倫擴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詔于
世則夫人臣者旣移孝於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

夫而不爭睹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
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為子忠於其君
者人之君皆欲其為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
下車而封其墓魏孝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
禮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
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饗著于甲令刻于金
石嗚呼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為神明秩視羣望身
滅而名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
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手祠堂魄感精
動而廟在隣邑官非軾閭刊石銘表或作美以志丕烈

詞曰靡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為義忠無
二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祀咨爾來代為臣
不易

太宗皇帝重修廟制文碑 汲縣諭姚伯倫

天王歲王師有事於河朔鄘衛之地久為戎場古廟
仁祠多有焚圻而太師廟碑零落數段湮淪草間我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殿中監兼衛州刺史充本州防
禦使符公悅觀風淇澳覽古殷墟式先帝之豐碑欽
忠臣之遺烈於是命工庀具重為修建庶明我后旌
善之風爰表貞臣忠諫之道

大元勅修廟碑銘并序 潁州知州王公孺撰

大德丙午冬今皇帝自懷邸還京師粵十二月辛丑揚鸞淇右路出牧野遂臨幸故殷少師比干林廟周歷殿廡咨嘆忠節徘徊者久之及紹登寶位於延祐三年季春壬子特降明詔曰王子比干狄梁公俱是前代忠臣衛州昌平祠廟若有隳壞即與修完比干肖像未至盡善再為改塿歲致常祀本郡長吏嚴恭行禮修祭費用皆從官給激勵後人勉行忠孝者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官密邇呵散欽承詔旨護役曉然知上意所在不遑寧處肅將其事於是相殿屋臺門

薨榻戶牖弊壞者更之蓋瓦級輓與壁墉傾摧者葺之彩色髹漆漫漶者鮮之外則繚以崇垣易故增新宏麗靖深奠抱崗阜軒豁呈露先是神像與陪祭者泊小君同堂並位侍從雜還瀆不雅潔創構東廡三楹而遷置焉廼中設太師形儀微箕二賢東西配坐取三仁同德之義各居華幄皞冕九旒衣以上公章服前障簾箔規制簡肅望之儼然足起敬恭唐碑斷仆于地伐石佗山載為刊建就用贍廟田租錢幾五千緡充資材工役之直故不支公帑不役民力仰副明詔可謂盡心所事矣府從事趙之方翊贊其事董

其役者汲令臣王元恕用明年四月四日常祭期備
物具儀昭宣褒典告厥成功三獻禮畢僚屬在庭冷
風肅然威靈動盪如在其上咸感慨激衷情不能已
臣密邇河散乃颺言曰自太師犯顏切諫伏節死義
迄今逾二千載殷周故都遺緒湮墜無餘惟公祠墓
巋然尚在伏蒙聖天子眷懷推獎精忠義烈之氣凜
然生存俾作世大閑砥礪士民敦尚節行與孔子稱
仁垂憲者何以異云昔周武王封墓刻銘魏孝文立
祀貽弔唐太宗封謚樹碑固在也然自唐歷五季宋
金褒崇之禮未之或聞惟聖謨訓丕顯潛懿振勵今

昔宜刻金石崇示無窮罔俾三后專美前代庶罄臣
子報上歸善之誠僉曰諾諗臣公孺嘗承乏翰林命
府判官臣臧禮等請書其事于石堅讓不獲已敢再
拜稽首而獻文曰曠世相感事必有因精詣其極道
義是新當殷季世曆數在辛反道敗德穢跡彰聞肆
夫淫虐殘及臣民親離衆判國步將屯公屢切諫大
義斯伸精誠素挺至隕其身周武與義孔聖稱仁始
終天地攸定彛倫天下善一彼此奚分推彼及此乃
理之循所以異代皆願爲臣延祐御極道洽天人推
明治化感嘆於神增葺祠廟像設改陳守臣護役載

祇載勤太行峻極泉流齋淪河、山映帶輪奐一新崇
報功德歲致嚴禋豈私于公惟以忠純無義匪臣非
忠無君忠義克立揚名策勳凡百有位視此銘文

殷太師比干墓大字碑

衛輝府通判并秩

殷太師比干廟墓大字碑不知立自何時歲久斷仆
前衛輝郡守葉公宜補立道傍迄今五十餘年碑因
舊豐將頽時郡守文安邢公表懇久而傾仆人莫知
廟墓所在且承 欽差御馬監奉 御黃公所托乃重
爲摹勒貞石立于故碑之左庶似續古跡而將來欲
弔太師廟墓者得所指歸云

立碑告文

衛輝府知府邢表

表等慮泯古跡琢彼貞石摹寫太師廟墓穹碑工茲
成之告神樹立仗神護舉毛之易輕如風吹毋勞
人力雖胥之手無所施而獲之力亦無所恃也頃然
安固我心方甦峙立道傍忠良吁都幾度摩挲奸邪
唾惡冀靈洋洋清助與否謹告

重塑像立碑告文

前人

惟公忠烈貫徹宇宙昭明日月煦而陽春凜而冰雪
寵焉華袞威焉鈇鉞此人心所以仰慕而不衰祀事
所以似續而不絕在昔伊誰繪塑容儀天機地軸免

走烏飛歲祀悠遠丹堊晦迷九章敦而五采剥圭組
缺而冠履虧遂使仰英風者靡所欽肅尋芳躅者失
所依歸二守張謙載謀載咨重爲塑繪金碧交輝侍
從左右呵護儼而表主神祀供設宜施鑄鼎而鐵香
霧雰飛琢石鐫字道左穹碑仰之者有所矜式尋之
者有所指歸嗟夫廟貌攸存神靈如在萬歲千秋忠
烈難改謹潔牲醴載瞻載拜爰用告成神休是賴俗
美風清歲登國泰于時府倅華亭曹祐具事績而恭
摛告文神其格而在此牲醪之右謹告

雙忠祠碑

空同李夢陽撰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
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
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
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覽焉
而嘆曰是尚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猥焉卑也竊聞
之標迷者必顯其臬成大者罔卹其小故欲啓遐詔
來必有闡名撫實於是藏玉虬物度時節力厥祠是
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蒔木旁屋翼如財靡帑
出役罔農妨耳閱月而祠成起瞻壯觀望之巋如枚
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歎以悲薈者聞之

知黷焉內推逐臣放于過之涕淫淫垂亦有額泚面赤者車將過而轅爲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于李子曰余曩到朝歌之墟蓋數謁干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摧之不自知涕淫淫下也然謀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干於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暇䟽戚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

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宮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鸚雀與孔鸞長短邪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也設使干有術亦效秦揣摩捭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捭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爲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則于辛惡來胡父於人朝李子曰夏商之亡以人周之亡以俗俗壞於從橫從橫始於橫議橫議由於文弊故言縱橫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李子旣賦迎送神辭三章俾協之律被之絃管發鍾鼓以

妥靈侑尸矣乃復載祠由并私所撰說刻之碑曰斯
文也余蓋嘉伍子績云伍子名餘福姑蘇人也宰邑
之年是爲正德庚辰而祠成立碑伍蓋遣邑學生王
漢楊桂來言碑事辭曰君各乘兮兩螭兮前導兮四
旗沛連蜷兮雲際儵若留兮歛若逝執天秤兮震河
鼓靈裊裊兮疇怨苦林冥冥兮嶮艱驚風兮河波瞰
二墟兮心酸涕舊都兮滂沱 右迎神 魏穎兮廣
顴怒目兮顏丹左設瑚兮右璉靈並慘兮不歡按長
缺兮凝視風琅琅兮鳴戶雲迤迤兮覆宇日窈冥兮
即暮蘭鐙兮桂醕琴瑟絙兮萬舞俊有聞兮太息祝

申申兮告予曰乘直兮匪躬遭閔兮遘凶嚙齧兮綽
約庸之弗疑兮謂爲哲邦殄瘁兮后隕顛二代墟兮
心勞煎 右降神 天門兮顯通騰而上兮雲中陟
降兮帝左右夾長劒曳文綬入不獨兮去與雙凌倒
景兮幹陰陽五風兮十雨福我氓兮有祿有黍 右
送神

殷太師忠烈錄卷二終

